



银女

山多兰草却无芝，
何处寻来问画师。
总要向君心上觅，
自家培养自家知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银 女

亦舒作品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：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银 女④③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 / I·471 全套 45 册 定价：438.00 元

本册：9.8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畅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第一章 夫妻相敬如冰

飞机场候机室。

等接无忧。

因为没有行李，她永远最早出来，背上背一只手提包，永恒的潇洒。

她向我招招手，我趋向前去，握住她的手。

细细端详穿着运动服的她，眼角虽然有细纹，更加添增妩媚，她是个不老山人，永远活泼动人。

“又一年了。”她唏嘘，“爸妈挂住你呢。”

我打开车门招呼她上车。“替你订了丽晶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说，“直接送我去酒店。”

我讶异，“不到我家去坐一会儿，吃顿饭？我吩咐佣人做了许多菜。”

她横着看我一眼，不出声。

我径自把车开动，不去看她的面色。

“家，你还有家？你真的认为自己有家？”她来了。

我笑笑，“各人对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”

· 银女 ·

“连妈妈都说：你实在太贤慧了，陈小山就差点没把女人往家里带，你还那样贤慧。”

我说：“这一年他好多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为什么南施说他现在的打玲是崔露露？”

我把车子转向尖沙咀，“谣言。香港才那么豆似的一块地方，大眼对小眼，不闹些绯闻，日子难挨。”

“姐姐，你几时才肯面对现实？”她转头笑。

“你放心，我应付得来。”我改变话题，“这次来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要找上等的狼毫笔。”她说。

“上次找砚台，跑得脚底皮都破，结果找到几块端砚，这次又要买笔，”我笑，“所有的笔都号称狼毫，你想想，哪里去找那么多狼来拔毛？”

她笑得前仰后合，“你家那两支不错。”

“都秃了。”

“多亏陈小山天天夜归，给你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。”

“夫妻距离远一点，也有好处，净是火辣辣的缠在一起，好容易乐尽悲生。”

到了酒店，她把简单的行李安置好，淋个浴。真佩服她，二十多小时飞机，仍然精神抖擞。

“爸妈叫你有空跑一次。”

“我走不开。”

“林无迈，假如你不救自己，没人会救你。”

我只得赔笑。

“摔掉他，挽回一点尊严。”她恳求。

“爸妈把我们的性格生得完全一样。每次见面，你劝我离婚，我劝你结婚，像一出闹剧。”

无忧噓出一口气。

“来，到我那边去，我做了百合汤，现在新鲜百合几乎绝迹。我剥了一个下午，手指还在发痛。”

“我不去了，我想睡一觉。”

“到我那里去睡还不是一样，别闹别扭。”

我自床上把她拉起来。

她怕痒，咕咕的笑。

我喃喃道：“三十四岁的人，还像个孩子似的。”

没有家庭的责任，人不显老。

“我不要见陈小山。”

“他对你很客气的。”

“我想到他这样对你，心头就冒火。”

“喂，周瑜打黄盖，关卿何事？”

“既然知道是挨打，还这么甘心？女人的面子都叫你丢尽了。”

“来，开步走。”

无忧所憎恨的陈小山先生并没有在家。

无忧说：“像你们这样，居然还是恩爱夫妻。”

“别瞎说，他天天回来睡的。”

· 银女 ·

“是吗？睡在不同的房间里。”

“晚上我要出诊，何必吵醒他。”

“你真的不介意那些女人？”

“什么女人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。快来吃東西，少管闲事。”

“是你故意不要看见吧。”无忧说。

“无忧，你这个人真烦，你有没有听过广东人一句至理名言？”我佯装愠怒，“‘宁教人打仔，莫教人分妻’。”

“你就打算这样到老？”无忧问。

“已经老了，无忧，你我已经老了。”我叹息。

她有点不忍。

我们沉默下来。只听见碗与匙羹响。

隔一会儿她说：“姐姐这里的摆设像摩罗街的下价古玩店，堆满了似是而非的字画与瓶瓶罐罐。”

我第一次听到这样逼真的形容，不禁“噗哧”一声笑出来。

“又是陈小山的品味吧。你瞧，这幅齐白石还用名家来鉴别真伪？这几只虾已经白灼，好上碟大嚼一顿了。若是付了老价钱，那真冤。”无忧转过头来，“他是众人冤大头，你是他的冤大头。”

我直笑。

无忧拾起一只瓷枕抛上抛下。

“喂，”我说，“当心点，是古董呢。”

“杨贵妃睡过的？”无忧偏偏嘴。

“不，秦可卿睡过的，名贵得多。”

无忧说：“像你这样可爱的女人……武能够替病人开肚子做手术，文能够吟诗写字，怎么会嫁给陈小山的？”

那几乎是一辈子前的事了。

我鼻子发酸。

大学里的小山不是现在这样的，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型，略带油腔滑调，说话八面玲珑，一板高大的身材，英俊的面孔，在学校里极受女生欢迎。年轻的我几乎对他一见钟情……真似是前世的事，都十五年了。

我用手撑着头，出了一会子神。真是不堪回首。

无忧并不累，她“刷刷刷”的在翻画报。

我打个呵欠，昨晚没睡好，我倒疲倦起来，索性打横躺在长沙发上。

佣人都躲在工人房里，这么大的地方，静悄悄的。

如果没有无忧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，再走到另一间，迷宫似的，迷失自我，兜来兜去，在这座豪华的宅子里渡过十五年。

我又打一个呵欠。

无忧抬起头来，“昨晚跑出去接生？”

“唔。”我闪过一丝微笑。

“是男是女？”

· 银女 ·

“男孩子。”我说，“我喜欢接男婴。”

无忧看我一眼，“做女人做得你那样，自然不好做。”

“别借题发挥。”我笑。

“有没有为我放假？”

“有有有，放三天。”我说，“整天陪着你，好了吧？”

“这叫作一年一度姐妹情。”

“胡说，前年我们才到过纽约。”

“是，两夫妻前脚来，崔露露后脚就在唐人街登台，你说有多巧？这样打得火热，难舍难分，干吗不同老婆离婚？”

我笑笑。无忧以为我没有考虑过离婚这回事。

门一响，我转头看，是小山回来。

我扬声：“有稀客。”

无忧冷笑，“稀客是陈小山先生，我倒是每年来的。”

小山放下公事包，走过来，天气还未热透，他已是一身薄麻西装，配最新式的薄底鞋，与皮带一色。三十七岁的人了，仍然唇红齿白。

见到无忧，他笑，“原来是妹妹来了。”非常没有诚意地问：“好吗？纽约的生活好吗？说给咱们这些土豹子听听。”坐下来，双腿一搁。

无忧怒道：“陈小山，我一见到你就恶向胆边生，你这个生错了年份的王八蛋，五十年前要是你活在上海，就活脱脱像是白相人的跟班。”

小山朝我笑，“无忧一年比一年恶，坐姐夫家里骂姐夫，真刁蛮，难怪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伊仍然孑然一人。”

我也笑。

无忧跺脚长叹，“奸妃！”她骂我，“真笑得出。”

“今天真巴不得留在家里吃饭，陪陪稀客。”小山说。

“哼，不怕宝岛歌后心焦？罪过罪过。”无忧藐着他。

我怕他们说过了火，连忙避到书房去。

过了五分钟我扬声叫：“小山，有张单子找不到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
小山进来问：“什么单子？”

“哪里有单子，”我笑说，“不过今天请你留在家吃饭，算是给我一个面子。”

他犹疑一刻，“今天……”

我收敛了笑容，“我不管你有什么应酬，今天准七时开饭，我娘家有人在这里，你总得让我下台。”

“好好好，”他满口的答应，“我又没说不好，干吗就阴云密布？这样的贤妻，别说叫我回来吃饭，就算上刀山落油锅——”

“得了。”我截断他。

他的笑也凝住。

他看着我说：“无迈，你从不听我把话说

· 银女 ·

完。”

我低下头，“对不起，我对花言巧语没兴趣。”

“你看不起我，你压根儿看不起我。”他低声说。

我更累了，“小山，你扯到什么地方去了——”

这时候无忧推门进来，我立刻停嘴。

她诧异的问：“你们两夫妻原来尚有对白？咕咕啾啾说些啥玩艺儿？平时不说，留待有客人了，特意说给客人听，做其亲热状，近年来这种做状夫妻特别多，活该受罪。”

小山的笑容似变戏法似的又挂回脸上。

“来来来，”他说，“我给你看我新买的几座石湾陶瓷。”

我却无法再笑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山身上的传呼机发出响声，他看我一眼，我假装不知，别转了脸，他连忙伸手关掉传呼机。无忧骇笑。

“陈小山，你怎么越来越似贩夫走卒，身边带这个玩意儿？你现在还兼营应召？”她哈哈大笑。

我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无忧说：“陈小山，叫你少时髦一点，少像点香港人，你真会心痒而死。”

小山连忙解下传呼机，放进公事包里，“朋友借我用的，朋友借的。”

我站起来，“我去看看菜做好没有。”

刚出客厅，才进走廊，就听见小山骂无忧。

“你怎么搞的？当着无迈的脸，你少说一句行不行？”

“你还顾到她的面子？”

“当然顾到，信不信由你，我爱无迈。”

“这般的爱，怕无迈无福消受。”

“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乎，你少管我们夫妻间的事。”

我摇摇头，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吵个不亦乐乎，我也不耐烦再听下去。

在厨房打点一下，再到外边，看见无忧津津有味的在研究小山的几颗图章石头。

他俩反而有点共同兴趣。

电话铃响，我接听。

“是媳妇吗？”老人家的声音一贯愉快。

“妈？”

“无忧到香港了是不是？明天我们替她洗尘，小山在不在家？”她问。

“在，要不要叫他来听？”我笑问。

“不用，听见他声音都气，我早说过，我对这个儿子是爱屋及乌，若不是他有本事娶得好媳妇，早不要他了。”老人家噤噤的赔小心。

我很过意不去，又不想急急诋毁自己回报，一时间语塞，小山即接了话筒过去。

无忧说：“你的公婆确是没话讲。”

· 银女 ·

我点点头。

“不过若是为了他们而忍受不愉快的婚姻生活，就不必了。”无忧看我一眼。

她就是看不过我与小山仍在一起。

我推无忧一下，叫她适可而止。

小山放下话筒，“妈妈知道无忧爱吃海鲜，我们明天到海鲜舫去。”他笑吟吟地。

“那种卖野人头的地方。”我抗议。

“我偏偏喜欢那个调调儿。”无忧抢着说。

“是吗？”我讶异，“那不是成了游客了？”

“谁说她不是游客？”小山把手臂绕着我肩膀。

他在家陪我们吃饭。直到无忧说要走，他都没有再要出去的意思。无忧眼神里有点安慰。然而我知道，小山是个夜游瘾君子，偶然忍一日半日是可能的，要他天天下班回家来坐着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无忧是自己叫车走的。

两夫妻回上楼来，我便进书房，没想到看完半本书出来熄灯，发觉小山并没有出去，他松了领带，脱了鞋子躺在沙发上。

我以为他已经睡着，他却叫我：“无迈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放下书。

“你说，我们之间还有没有希望？”

我很客气的说：“晚了，睡吧。”

“无迈，你必须维持你那高贵的矜持？我们

真的不能坐下来好好的谈？”

“谈什么？”我冷静地问，“该谈的十年前已经谈过，该吵的十年前也已经吵过，现在各有各的生活方式，互相尊重，不是很好？”

他暗底松一口气，“要是你愿意，我可以常常回来陪你。”

“小山，这个家也是你的家。”我语气很温和。

“倔强的、高贵的、能干的无迈。”他叹口气。

我站起来，“睡吧。”

我回自己的房间，掩上门，熄了灯。

为什么不离婚？我叹口气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已经没有力气，再也不去想这个问题。我睡着了。

第二天小山比我早起，正在饭厅骂女佣。

我披上睡袍赶出去，心中不由得佩服他的精力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你看看这吐司，像什么样子？”他一巴掌把碟子扫到地上。

我说：“去去去，到文华去吃，别在家打鸡骂狗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做早餐给我吃？”他质问我。

“我？”我指指自己的鼻子，“我做早餐？”我笑，“算了吧，陈小山，取过外套出去吧，难得在

家呆过二十小时，乱找碴儿，出了门就太平了。”
我打个呵欠。

他凝视我，我也只好看着他。晨曦下两夫妻成为朦胧的陌生人。

过半晌他说：“今夜我会早些回来吃饭。”

我真松一口气，看着他出门。

也许我们两个人都太文明了，连架都吵不起来。

我躺在床上看报纸，喝奶茶。

也许我们两个人都自私，结了婚而不愿放弃以前的生活方式。

也许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。也许小山已经被宠坏。几百个原因加在一起，冰冻好几年，渐渐相敬如冰。

他开始外出寻找他的温暖。

我不是不知道他外头有人，一个接一个。对于这些，朋友是来不及想你知道的。

不过小山都一一否认，他做得这么好，历年来就差没把女人往家里带，正式介绍我以姊妹相称，但我在明里，始终抓不到他的坏迹。

他仍然回来睡觉，重要的日子仍然回来吃饭。那些女人的电话从不接到家里来，传说是传说，谣言归谣言，陈小山与林无迈仍然是一对标准夫妻。

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进行到这种虚伪的地步，是我始料所不及的。

经过一段痛苦的适应期，想要离婚，那时是小

山不肯与我起正面冲突，像巷战，我攻得密一点，他便退一步，我松懈下来，他又勤奋地摸鸡偷狗，天下哪有千年防贼的人，我累得不得了。

女佣好脾气的蹲下收拾残局，我默默的坐在宽阔的客厅，一切已成定局，没有什么好想，我并没有深思。

一排长窗的布帘缓缓拂动，这个家早已不是一个家。

我叹一口气，回到房间去换衣服，一到假期，根本不想穿工作时穿的那几套衣服，我换上了毛衣长裤。

刚想打电话给无忧，门铃响起，她已经出现。

我笑着迎上去，“你倒是干脆。”

“我一向的作风就是如此。陈小山呢？”

“出去了。”我摊摊手。

“到宝岛歌后那里继续睡眠？”无忧问。

我白她一眼，“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不要紧，在他跟前就不必，何必叫他下不了台。”

“你还帮着他？他这种人，随身带着台阶与梯子，还不是自己咚咚咚的下了台。”无忧笑。

“那么你也得给我下台的机会。”

无忧睁大眼睛，瞪着我半晌，终于低下头。

过了很久，她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是很计较的，”我说，“别再拿我的婚姻来开玩笑，我知道我自己的事，你别再插手。”

无忧说：“真没想到结果是你与我摊牌。”